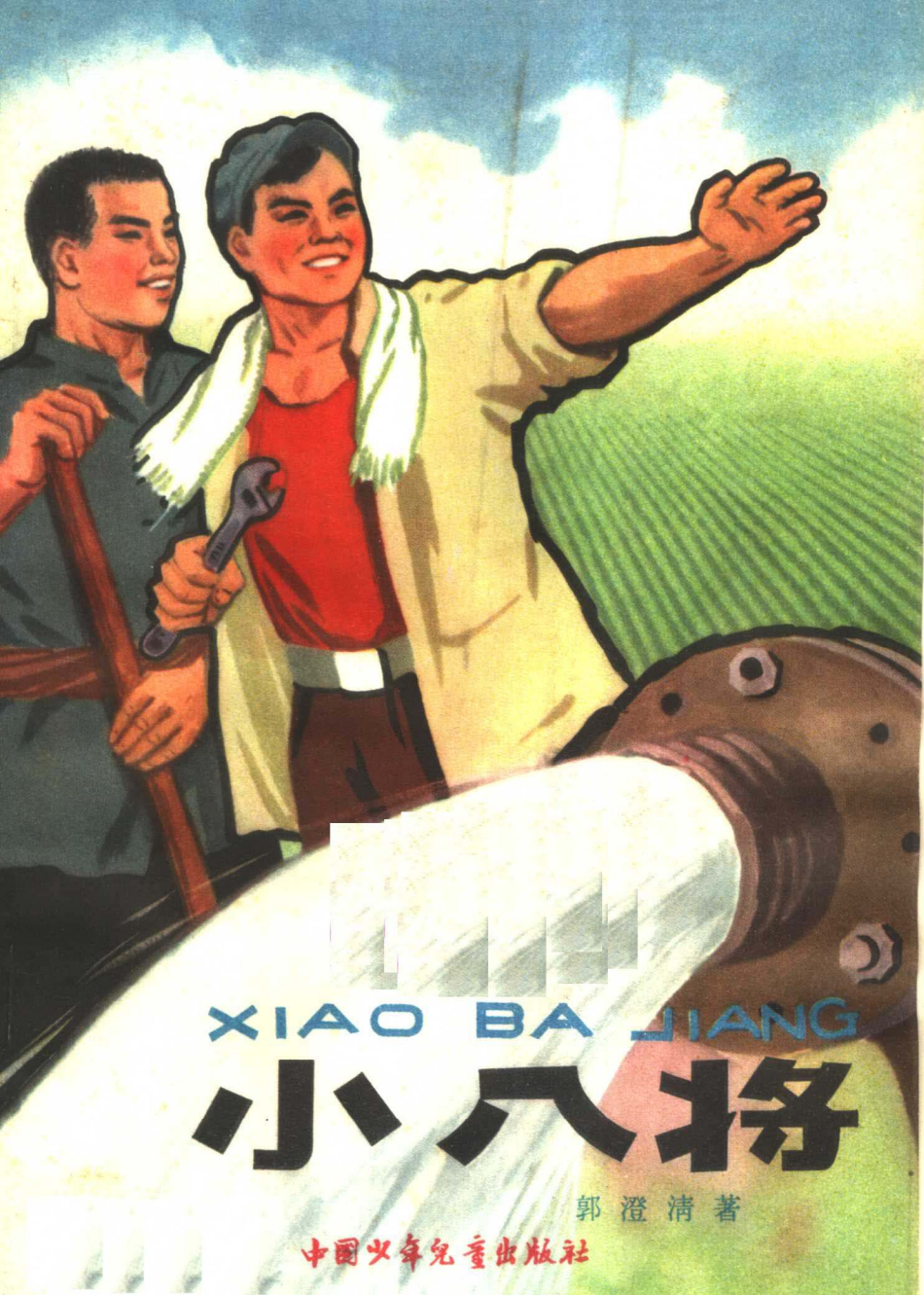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XIAO BA JIANG
小八将

郭澄清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小八将

郭澄清 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6

小 入 将

郭 澄 清 著

*

中 国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经 售

*

787×1092 1/32 3 3/8 印 张 49 千 字

1966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66 年 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—128,000

目 次

雏鹰之歌.....	3
社花.....	21
春儿.....	34
铁蛋哥.....	44
交班之后.....	52
马家店.....	63
孟琢磨.....	74
“小八将”.....	91
后记	105

雏鹰之歌

〔介绍〕

我先介绍介绍赵世英这个人。他是佃农的儿子，烈士的遗孤，跟着老支书乔文龙长大成人。如今，这个小伙子，已经二十五岁了。他长得宽膀头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既魁伟(kuī-wěi)，又英俊。干部、群众，都说他是个好青年。当他还在少年的时候，党支部就很关心他的成长，并且委托老支书乔文龙，负责培养教育他。说起以前这些事来，让我讲几个故事吧。

有一回，世英拿着两块点心，蹦蹦跳跳的跑回家来。乔文龙问他这点心是谁给的，他歪着小脑袋，得意地说：“刁寡妇给的！”当时，乔文龙听了，不由得心里一震。于是，他把世英叫在近前，揽在怀里，慢吞吞地问他说：

“世英呵，你知道刁寡妇是个什么人吗？”

“是个老太太呗！这还不知道？”

“不，她是只老母狼！”

“老母狼？”

“对啦，她那颗黑心，比狼心还毒呐！”接着，文龙又对世英说，“解放前，你爹在刘庄给她家扛活，一年到头，干牛活，吃猪饭，挨打受气，遭的罪就甭说了。这不算，就是到了大年三十，他们一家人，又吃酒，又吃肉，可端在你爹面前的，还是和往常一样——两个红高粱窝窝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时节，你和你娘在家里，连红高粱窝窝也吃不上啊！你爹就连那两个红高粱窝窝，也没舍得全吃了，省下一个，揣在怀里，想捎回家来，给你们母子吃。谁知，被刁寡妇看见了，她硬说你爹偷她的东西，又要打，又要骂。你爹可是个硬骨头。当时，他把那个红高粱窝窝摔在地下，一跺脚，离开了她刁家门……”

文龙讲到这里，世英早气红了眼。这时，他把手中的点心，啪地摔在地上，说：“不吃她这臭东西！”

文龙一见世英这股劲头，心中大喜，摸着他的小脑



袋，鼓励他说：“对！好孩子，真是你爹的儿子，有咱贫农的骨气！”

有一回，世英跟着乔文龙，从刁寡妇门前过。刁寡妇本来坐在她家门口的榆树底下，看见支书走过，老远就站起来，垂着手，低着头，满脸带笑地向乔文龙问好：“支书，您早！”文龙连眼皮也没抬，就走了过去。走过刁家十来步，世英说：“大伯，刁寡妇现在可老实了！”文龙一听，又吃了一惊，连忙追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她老实了？”世英说：“我看她见了干部都这么规规矩矩的，队长叫她干什么，她就答应‘是，是，是’。”文龙说：“你知道那一阵子给队长造谣的是谁吗？”“不知道。”“告诉你，这全是刁寡妇干的。别看她装的象，孩子啊，你可要永远记住，狗是改不了吃屎的，狼不论扮成什么样子，它还是只狼！”

世英听了，忽闪着大眼，点点头。

文龙不但经常对世英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，并且，还带他参加贫农们的一些政治活动。叫人喜欢的是，世英这个孩子，还真能认真听讲，认真学习，就连大人们的一些日常小事，他也特别留心。

这样，日久天长，世英养成了遇事都要琢磨(zhuó-mó)，都要仔细想的习惯，他变得越来越聪明了。

有一回，那是建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头一年，社里突然发生了一起“毒牛案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：一天夜里，

社里的三头牛，都被人毒死了。这是誰干的呢？有人说一定与饲养员王小五有关。可是，王小五被倒别着手，绑在了圈椅上，而且分明不是他自己绑的自己！又有人说一定还有同案的人。可是，那同案人，又是从哪儿走的呢？——屋顶、墙壁，连个能鑽进家雀的空隙都没有，更检查不出挖洞的痕迹；窗户，非常坚固，并且是死的，原样没动；屋门，上不能伸手，下不能插脚，中间没缝，可以断定拨不开，落不下来，如今，两道门闷，还插得很好。那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问王小五时，他始终是这个说法，半夜三更时分，只听见呜呜的一阵妖风，接着，一个穿白衫的老头儿出现在床边。只见那老头儿，两眼象对铃铛，舌头伸出一尺多长……吓得他嚎叫一声，就昏过去了；醒过来时，被绑在圈椅上——别的，啥也不知道了！这时，村里也传开一个谣言，“社里修饲养室，没请风水先生看地基，压住了土地爷的眼珠子。”当时，村支部委员们的看法是：这个案，是人干的，不是什么“鬼”干的；一定与王小五有关，并且肯定还有同案人！为了找出同案人，需要弄清他究竟是怎样从屋里出去的。当时，乔文龙是社主任，又是村支书，他为这事动了很多脑筋。

干部们研究这些问题时，正是星期天，世英没去上学，他坐在旁边，听了个仔仔细细。于是，他便悄悄地琢磨起来了。

可是，他想呀想，想呀想，一直没有想出个名堂。第二天，他回到学校，利用课外活动的时间，让同学们把他绑到椅子上，自己琢磨关插门闩的办法。并且，他还暗自发誓：琢磨不开这个谜不出屋！他琢磨来，琢磨去，终于想出了唯一的办法，用嘴能够把门闩插上！接着，他把这个办法，告诉给同学，告诉给老师，大家帮他分析研究，又带他试验了一下，果然他这个想法儿有道理。于是，他一口气跑回家，向乔大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……结果，赵世英的意见，对破案起了重要作用。

破案后，真相大白：富农分子刘三舜(nāo)，买通了酒鬼王小五，两人合伙作了这个案子。案件查清对实以后，凶手受到了法律制裁。可是另一个参加出谋献策的刁寡妇，却漏了网。

这刁寡妇，是富农分子刘三舜的姨表妹。土改前，她是刘庄那个雇世英爸爸当长工的富农的老婆，出名的奸险泼辣。土改后不久，她那富农丈夫死了，她又嫁给这村的一个专搞投机倒把的小商贩。后来，两人不知怎么闹翻了，离了婚，她便和刘三舜勾搭上了。那时，她暗地里帮刘三舜出了不少坏点子。但是，表面上，她假装安分，干活也还出力。破案以后，刘三舜没有牵连她，可她对干部却更怀恨在心了，总想找个机会，报复一下。但是，由于群众的眼睛越来越亮，老支书警惕性很高，她始终不敢轻举妄动。

再说乔文龙。自从赵世英识破“毒牛案”以后，他更注意上了这个后生。从此，对他更加注意培养教育了，想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接班人。

一晃上十年过去了，如今，乔文龙已经老了，党组织和同志们，为了照顾他，卸去了他大队支书的重任。接这个担子的，果然就是党交给他培养的人——赵世英。

世英一上任，刁寡妇见他年轻，觉得有机可乘了，于是暗自设下“迷魂阵”，想把新支书拖下水……

我要讲的故事，就从这里开头。

〔正篇〕

一

黄昏时分，世英开会回来了。他卷着裤腿，光着脚，褂子搭在肩膀上。你看他，一身黑黝黝的疙瘩肉，活象铁打的，被夕阳一照，又仿佛涂上了一层油。要在从前，这个时候，他把脖子一伸，又该唱上了。或许唱到高兴的地方，还要伸伸胳膊，弹弹腿，打上一个旋风脚，练练民兵的硬功夫哩。可是，今儿却与往常不一样。他默默不语，安安稳稳地走着。看来，还在一边走，一边思考着什么。他正走着，突然有人喊他一声：“支书！赵支书，你干啥去来呀？”

世英顺着喊声，抬头一望，只见刁寡妇站在家门

口。他没吱声。刁寡妇又笑咪咪地问他：“支书，是到公社开会去来不？”

“嗯！”

自从世英当上支书以后，刁寡妇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向世英讨好。这时，世英虽然只哼了哼，她仍旧不肯放过，忙着把奉承话流水似地往外倒：“这一阵，你可够辛苦的，象你这样的支书，又有文化，又有力气，文武双全，真是一百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来呀……”

世英听了，既厌恶，又别扭。刁寡妇已经不止一次对他来这一手了，他有心教训她几句，可又觉得需要赶紧去召开支部会，传达上级的指示，没有工夫跟她缠磨。于是，他狠狠地盯了她一眼，扭头走了。

开完会，世英心里还没放下这件事，他在想：“我的工作有毛病？立场有问题？不然，为什么刁寡妇老奉承我呢？”

到了晚上，世英把刁寡妇一再抬捧他的情况，告诉了乔文龙，并要求他帮助分析一下。世英虽然是乔文龙亲手培养起来的，乔文龙对他心里有数，可是，因为他刚刚当支书，对他又有些不放心。因此，几天来，一直在留心他的一举一动。这时，乔文龙听世英一说，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世英啊，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人家说两句好话，总比说坏话好啊！”

世英忽闪着大眼，坚持说：“不！大伯，这话要分是

誰說的！狼夸羊肥——不会是好心眼儿的！”

“你说她是啥心眼儿哩？”

“我想过，她是想通过夸的手腕，让我晕糊糊地‘腾云驾雾’！”

“‘腾云驾雾’便怎么了？”

“一‘腾云驾雾’，就要‘转向’了！”世英又谦虚地补充一句，“大伯，不知我说得对不对？”

这时，乔文龙暗自称赞世英的见识，觉得到底没有白费自己十几年的心血，心里很高兴。但是，他并没有把这种心情表露出来，却故意地把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，“也许你真可她的心哩！”

“那就糟透了！”

“糟啥哩？”

“那一定是我的立场有问题！”

世英这几句话，深深打动了乔文龙。他望着世英那求教的神态，心头涌出了这样几句话：“世英啊，你不愧是你爹的儿子！不愧是共产党的党员，不愧是人民群众的干部！”可是，他只是把一只巴掌，轻轻地在世英的肩上拍了两下，哈哈笑了几声，这些话，并没有说出口来。世英知道大伯同意他的看法，可他还在细想。他又向大伯说：“她见了你总是规规矩矩，怎么见了我，她那不着边儿的话，就那么多呢？”

“因为你还不‘辟邪’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打个比方吧，你现在还是个刚能高飞的鹰雏(chú)儿，翅膀还不够硬，爪子还不够尖，还不能叫那些野物见了就发抖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在斗争里锻炼啊，孩子！多寻思，多总结点儿经验，你慢慢就会变成一只雄鹰，叫刁寡妇这些人再也不敢打你什么主意！”

世英领会了大伯的意思。他高兴地笑着，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二



这一天，世英又回来晚了。他正独自吃饭，刁寡妇来了。她进门就说：“支书啊，你那同学来啦，他要见见你哩！”

“同学？”

“是啊，俺那外甥胡春江呀，你们不是同学吗？他叫我来看看你回来没有，请你去见个面儿，说

說話兒，嘿嘿……他說，你在學校里，是拔尖兒的好學生……”她說到這兒，喬文龍在里屋炕頭上咳嗽一聲，一下子把刁寡婦的話弦打斷了。她轉了話音，急轉直下說道：“他還說急着走哩！”

“嗯，……”世英想了想說，“我就去。”

世英來到刁寡婦家里，她讓坐，端茶，找扇子，忙的就象對待多年不見的遠路來的客人似的。接着，在世英和春江說話的當兒，她手托酒菜，笑盈盈地走過來，說：“來，你們一邊說，一邊喝，兩不誤……俗話說得好，杯中有酒，盤中有菜，說好說歹不見怪……”

世英一見這陣勢，心中厭煩透了。可是，他當着老同學的面，並沒發作出來，只是嚴肅地說：“你把這套收回去，我不會喝酒！”

“哟，支書，我還為你弄這個呀！你瞧，不是俺外甥來了嗎？”

“他也不會！”

“都不會也沒關係，當鬧着玩儿，學學唄，嘿嘿……”她說着，就把酒菜，擺到桌面上。

這時，世英伸出大手，撿起杯盤，一抬胳膊，放在櫃蓋上。刁寡婦又想去拿下來。世英說：“你一定要來這套，我走啦！”他說着，就站起了身。這時，春江一邊拉着胳膊留他，一邊向刁寡婦說：“二姨，別拿啦！我們確實都不會喝！”刁寡婦只好就着梯子下了台，收起了

酒菜。

后来，他们说起了春江学理发的事，世英对春江赞扬了一番。这时，刁寡妇又一步闯进屋来，插嘴说：“春江啊，你那理发的家伙，不是都带着了吗？给俺那支书理理发吧！”她又转向世英：“俺外甥学的手艺，可好啦！让他给你理理吧——留个大分头，啊？如今，你是支书啦，也得象个干部的样儿啦！再说，人还年轻哩，打扮得俊俊的，也好说个媳妇呀……你看，我真有罪，拿着支书开起玩笑来了！哎，也罢，反正是老嫂子了，我知道大兄弟好脾气，从来不见我的怪……”

这时，春江也插嘴说：“好，理理吧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在解工具包。世英上前按住，说：“不，我不理！”

“为啥？怕我剪破你的头？”

“哈哈，大砍刀我都尝过，还怕你这两件小家伙？——闹土改斗争的时候，我爹是农会主席，我还是‘光腚猴子’呐，敌人想斩草除根，暗里给我一刀！”世英侧过头，指着伤疤说，“你看！这就是他们给我留下的纪念！”

“那么，你怕我理不好？”

“也不是！”

“难不成怕我要你的钱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不会要我的钱！”

“那么，你究竟为啥不理呢？”

“你不能答应我的条件！”

“啥条件？”

“你先给我开个证明吧，写上免费理发，全国通用，永远有效！”世英笑笑说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这是啥意思？”

“我剃光头，求求三叔、二大爷，帮帮忙就行了。你要给我留上大分头，就算你这一回不要钱，别人给理怎么办？理一回要花多少钱？一年要花多少钱？三年呐？十年呐？二十年呐？……”

这时，刁寡妇又插嘴了：“你这么能干，工分多，分钱多，还在乎这几个钱儿呀？”

“钱，确实分得不少！不过，不必花在留分头上！”

这件事过去了，下边又谈起了世英当支书的事。这时，刁寡妇又就势插了嘴：“你为了大伙儿，三六九儿去开会，我家里那辆旧车子你推去修修骑吧……”

世英打断她的话，严肃地摆手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！……”

“为啥不用哩？我家里没有人用它，闲着也是闲着嘛——莫非怕用坏了，我赖上你？”

世英没理她，拍拍大腿向春江说：“它会赖着我的！”

“它赖着你？”春江不明白世英的意思。

世英解释说：“它骑车子骑惯了，将来没有车子骑